



日本外史拾遺  
三

共十三

特別  
リ 5  
6978



特

門 05  
號 6978  
卷 4

日本外史拾遺卷三

刊鄭注孝經序

江都岡部英晚香

往歲平湖賈舶自日本國購得孝經鄭注歸時余寓居  
杭州萬松山館客有攜以相示者前有岡田挺之序後稱  
寬政六年寅正月梓其題首云新川先生校驗序丁未  
小印知新川昂挺之字寬政六年歲在癸丑以甲子計  
之實皇朝乾隆五十八年也余嚮見日本享保十六年  
太宰純重刻古文孝經序云宋歐陽子嘗作詩稱逸  
書百篇今尚存昔僧有然通宋獻鄭注孝經一本



昭和二十九年  
九月十日  
購求

於太宗今去其世七百有餘年古書之散佚者亦不少  
而孔傳古文孝經全然尚存又享保十五年所刊山井最  
七經子張文孝經但載古文孔傳並不言鄭注之有  
無此本與經典釋文孝經正義所述鄭注大半皆合初  
疑彼國稍知經學者抄撮而成絕細讀之如孝治章  
以首訓古是公羊傳疏聘問天子各恙諸語見太平  
御覽聖治章上章者天之別名也是南齊書禮志略  
困學紀聞但釋文正義之所未引而此本秩然具載  
不謀而合恐非作偽者所能出也惟擬之序謂與釋文  
吻合則不盡然耳以首章而言仲尼居釋文述鄭作

尼之講堂也曾子侍注卑在尊者之側曰侍此類甚多  
率今本欲無其與陸氏所見本不同明矣案鄭注孝  
經不見於鄭志目錄及趙商碑欽故唐諸儒論議  
緣起唐人至設十二經以疑之然宋均孝經緯注引鄭  
六經論序孝經云元又為之注大唐鄭語引鄭孝經序  
云僮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  
夫子之志而注孝經又均春秋緯注云為春秋孝經略  
說皆當日所注之證唐儒駁之者曰所言為之注者汎辭  
此事實其序春秋五云元又為之注字可從考以實  
注春秋全謂鄭注春秋未成遇服虔盡以所注與之世

說新語實志其事而云鄭無春秋注非也鄭志一書  
多為後人屬雜唐所行已非原本所記庸有脫漏哉  
高摺鄭碑銘具載諸所注箋亦不言注孝經者猶  
後漢書本傳叙所注周易尚書毛傳儀禮禮記論語  
孝經詩書而唐史承前摺碑乃多周官而無論語  
俱載筆者偶然之失豈得據墓碑史傳并謂鄭  
言周官論語注乎唐會要載開元七年劉子元等  
議欲行弘慶鄭博士司馬貞以為其注縱非鄭元而  
或旨敷暢將為得所請准令式鄭注與孔傳俱行  
詔從貞議蓋前此學者為信是書北出北海同聲

附和即有為之剽竊者不多執首鼠之說不復深究  
是否荀勗中經簿但題鄭氏解不云名元釋文於  
毛詩之孔直稱鄭氏注而於孝經標鄭氏二字注云相  
承解為鄭元則亦疑而未決此本摺之後改稱鄭注  
若經一卷群書治要所載政略之治要凡五十五卷唐魏鄭  
公撰其書久佚僅見日本天明七年刻本前列表文亦  
有周田摺之題銜則此書即其校勘治要時所錄而  
單行者治要采自經子各注不著摺人名氏而今本  
竟稱鄭注或不彼國相承云尔而摺之始據釋文定之  
故去字純以并新舊人俱未言及耳鄭注各經自漢



求天下遺書而論語義疏與孝經孔傳同時得自日本  
教千百年沈湮秘籍一旦散其光於鯨波鯨室之中  
籍海舶以登秘笈夫孰非神物可復有靈俾之應運  
而興者乎然彼國好古之士於漢唐經解知所服膺  
并不惜校錄而改訂之若大宰純山井島周田挺之者  
其志深足嘉尚已是書原刻繭紙印本其製與中  
華書板不異余曾印抄一冊置篋篋中友人見之傳  
錄者頗衆因授副氏用公同好並記所見於簡端  
以所見博雅君子至原刻經注字句之下多有點乙釋  
其意義殆為便於蒙誦而設焉裨經學今亦仿

而摹之使存其舊焉大清嘉慶七年歲日是在壬戌  
月躔鶉首之次嘉慶錢佃書於青浦客舍

書二十  
一集

知不足齋

孝經鄭氏解輯本題辭

往者鮑君以文持日本孝經鄭注請序余按其文辭  
不類漢魏人語且與群籍所引有異未有以應迨見臧  
子東序治鄭氏學歲二十年有手訂周易論語注等  
所系皆唐以前書為字宋六朝相傳鄭注學者咸所  
依據鄭君老毛而好學益為此有皇古本庶不刊行然  
則若經舊引之注新出之書二本並行亦不不可嘉

廣亭西亭冬儀徵阮元題

同上

鄭氏孝經注

孝經鄭氏注廢於唐亡於五季至宋雍熙間日本僧  
有然以獻於朝詔藏秘閣後厯元及明未聞有述  
之者訖晉傳焉入我朝一百五十年歲在癸丑日本岡田  
字挺之者復於其國群書治要中得之其書殘缺不完  
稍為補輯序而行之後以其本附估舶來名欲刊  
入叢書以廣其傳序中極為鄭重若跋是以俟者  
且言書之灾厄不獨水火靳祕之甚有至漸滅者與  
予流傳古書之旨頗合因樂為傳之至改渠國所刊

七經孟子攷文補遺中孝經但有孔傳並無鄭注不知  
所謂群書治要輯自何人刊於何代何以厯久不傳  
至近世始行於世其所收是否有然獻宋原本或由  
後人摺拾他書以成者茫如烟水無從執而問難焉  
亦俟薄海內外窮經之士論定焉可耳大清嘉慶  
辛酉八月朔日古款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同上

釋鑑真

高僧傳釋鑑真往日本漂入蛇海又入魚海復入鳥  
海返出漂於日本 格致鏡原卷五

備倭記

卜大同備倭記 宋嘉祐三年知福州蔡襄奏福興泉  
漳各有勦魚船乞脩整以備海道又淳祐九年漳州  
守辛大任造巨鵬巨鰲二船以秋葺屋寨有巨舟曰赤  
馬 格致鏡原卷二十八

鍍金銀印

弇州筆記 東南諸國用鍍金銀印 朝鮮日本淳泥  
國王哈密忠順王瓦剌西番王俱金印 宗人府五府  
六部密院各部司布政司衙門張真人用銀  
印 應順天府三品文淵閣五品亦銀印 特小永樂  
間灌頂國師烏思藏闡化王用玉印 螭鈕金匣就

袂

格致鏡原卷三十

如意寶珠

北史 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  
云魚眼睛也 格致鏡原卷三十二

瑪瑙

珍玩考 瑪瑙出日本國生玉石間種有三般紅黑而白  
佈紋如纏絲者咸妙研木不見熱者終真 研木熱  
非真也

土人得之碾為玩器

格致鏡原卷三十三

琥珀

奇玩林 琥珀出南番西番其色黃而明然空潤澤



其性若松香色紅而且黃者謂之明珀有香者謂之香珀或黃色者謂之蠟珀此等價輕深紅色者謂之血珀此出高麗倭國其中有蟻蜂松枝者甚可愛於皮膚上揩熱用紙片些少離寸許吸映之則自然飛起假者以羊角染色為之

同上

### 倭銅

事物紺珠倭銅出倭國如黃金白銅出滇南如銀馬蹄銅白如銀黃銅入蘆盧甘石造

格致鏡原卷三十四

### 日本紙

清異錄建中元年日本使真人興能來朝善書札

有譯者之得章草兩幅筆法有唐人標額其紙一云女兒者微紺一云卵品光白滑如鏡面筆至上多褪此善書者不敢用意唯雞林紙似可比之致

鏡原卷三十七

### 松皮紙

負暄雜志

高麗歲貢蠶紙書卷多用為襪日本

國出松皮紙

同上

### 日本國

日本國即倭奴去閩浙甚近至京七千里

地圖經要總卷華夷道里均一考

### 日本

日本 國以近日而名廣數千里古倭奴國設五畿七道  
漢武定朝鮮使譯于漢者三十餘國元征之不克朝  
貢由寧波而入 地圖經考 形勝圖

### 倭寇

遼固海濱登萊二面距海然地多支港人習于馬倭奴  
船艙難渡牙厚利駑長技以敵謹海防于山左者杞  
憂 地圖經考 內卷

### 倭奴珍患

山東要害之地凡五臨清南北之咽喉也武定燕山刺之  
門庭也曹濮魯衛之藩蔽也沂州徐淮之鎖鑰也登

萊遼衛海東之保障也字咽喉則齊右安固門庭則  
渤海清謹藩蔽則河東固嚴鎖鑰則南顧無憂慎  
保障則倭奴珍患五要守山東可安枕也 地圖經考 內卷 山東事宜

### 倭奴貢道

寧波昔出倭奴貢道亦有海警此其衝也 地圖經考 內卷 浙江總

### 倭寇巢穴

南甯字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穴地乃其恃尤難控制  
地圖經考 內卷 輻宜

### 福建

福建倭阻海濱危閩窟於浙江之西廣玉俱盤陟  
而出諸水悉注省下建延邵汀乃上以府擬上流福興  
泉漳為下以府瀕海設都十一衛于下所以防海設行都  
司五衛一所于上所以閩海防重于備倭琉球之圖地  
總要納福建總論

擬朝鮮國王復國謝表

翁正春

伏以聖主當陽大地仰合同之化英名履祚殊方荷底  
定之勳九伐以結域中一怒而安天下神人晉慶夷夏交  
懽切念臣世守朝鮮越居要服剖符析壤箕子肇  
其封疆開國承家自王祖隆其懿服履車書分中夏竊

稱文獻之區儀物貢上方素號藩籬之國幸乾威之  
丕振環海賴以安瀾當泰運之弘開下邑藉無崩土  
人罔知戰士恥談兵存以基亡福兮倚禍閩白以中華  
小醜生懷梟獍之孽德島窮囚安次心虎狼之欲兼  
併三十六郡猶未厭乎鯨吞蓋督欽數十萬人欲屠其  
席捲洪濤巨浪戰舫蕩漾以瀾空峻嶺崇岡兵燹  
輝煌而掩日攻其不備出于無慮直搗長驅豕突鷓  
張莫遏左支右潰狼奔鼠竄何窮掠女剽男衣號  
聲連天地毀巢掘塚慘悽色暗乾坤宗國歎及在石  
離衣別辱在中西路僅延殘喘聊保微軀已痛宗社

之云亡猶幸父母之孔邇非資聖武曷剪元兇伏遇皇  
帝陛下健質天成睿謀神授宸旒極拱羅萬國于  
繁星斧鉞霜飛摧群奸于朽木抱安內攘外之略  
敦以大幸小之仁念臣職在東土謫願祚效吹竽臣身  
罹塗炭特賜垂憐以反整天戈肅陳義旅徵精兵于  
九塞輸糧餉于瀕邊經略假便宜之權將帥隆推轂  
之禮雲輜蔽路師中鏡鼓興歎日羽橫空徼外山川  
動色怒赫九天之雷電氣吞千里之雲霓壯士先  
登一戰而克平壤奇謀迭出再會而後王京未有亡  
矢遺鏃之勞坐收戰勝攻取之績追之烏歛何殊墮

魄之魚困于釜山尚作揚影若之鱣逮至智窮而請款  
乃為捲甲以奔歸掃蕩妖氛山河滌而再潤奠安土  
宇日月拭而重輝真天覆地載之洪恩誠生死骨肉  
之鉅惠臣敢不卧嘗能膽仰答鴻慈自惟殫力為  
隄防不才以賦遺君父練兵秣馬期張八面威風向  
藿傾葵願作一方保障欽心戴德去志輸忠伏願  
耀德蓋威系遠能邇端居此系柱上黨兮矢而戰于  
戈齋受丹書銘殷血而歲戶牖焉為而治南面不戰  
以居人兵臣等幸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

皇明館課卷八

同上

張同德

伏以聖武遙臨島夷，靜妖氛之氣，皇威遠布，臣  
臣再造之恩，極宇社于垂絲，北堂報稱于結草，威騰瀚  
海，慶溢遐荒。臣某竊惟興滅繼絕，仁人無望，報之  
施扶弱伐殘，明主非得已之戰，故阮驥失守，周文之赫  
怒斯，張鶴城被兵，齊桓之匡，後不遠，祿諸往古，苟不存  
恤乎小邦，而守在四夷，何嘗勞師于域外，念茲朝鮮  
僻在東瀛，執執天朝，獲覩刑賞之會，稱臣累世，歟  
露車服之榮，敢曰車輔之依，寧備鞭笞之役，祇以  
承平日久，武備漸弛，惟恃上國羽翼之私，遂忘下民桑

土之戒，悍虜乘輿，輒起戎心，帥啟戾而長驅，震盪  
畿甸，為蛇豕以吞含，直指王京，遂使君臣離散，徒興  
旄葛之惡，宗廟丘墟，曷已秀麥之歎，越在草莽，勞  
若贅旒，仰負明主之恩，心旌殄，先民之祀，下國不吊，  
大援不賜，茲茲伏遇皇帝陛下，端冕徵紘，付重  
衣御，銜錫，素車煥，五位輯寧，方方舜孝，隨兩宮蕃  
釐，百順，震疊，群服六府，修而百報，車承休，總攬  
大寰九域，同而五單，于解，辨營，或退舍，翬，然昭  
事，小心，寧翔，返俘，赫，然，高平，偉，助，當，屬國，執，王，之  
日，值，海外，揚，帆，之，處，漢，池，弄，兵，每，塵，百，于，東，顧，漢

三  
難不守遂投袂于西墮悞外臣之播遷未獲所伏憤  
島夷之猖獗非為無名仗大義以興師簡元戎而授  
鉞穢舟轉餉甓渡溟海之津提劍擁旄深入盤據  
之地玄雲結陣赤堇揮鋒方布令于五申遂收于  
三捷大兵雲自誰敢怒臂而當車狂敵冰消徒見  
喙奔以歸穴炆氣盡蕩東浪息檣桅之輝海甸  
後清島嶼失鮮鯤之窟天兵振威于戢是小國綿  
祚于其亡鍾壘不移廟貌如故枯骸後肉仰荷大  
造之慈死灰再然幸續如綫之緒恩深覆載感極  
生成臣敢不悃和四里委幸九重望青天以懷恩指

白日而自矢圖存念亂千載備外蕩之臣泣華梅夷  
萬曆永完中之慶臣不勝欣忭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

同上

擬遼左經略倭奴事宜議

沈瀛

頃德倭之說紛々公車戰与守互執議与任相持未  
有攸底皇上赫然震怒廷議嚴特遣委任責成  
既已有所專屬矣小臣不佞敢探佐雖嚮之說而于肉  
肉之謹抑觀今之所慮有出于不足慮而有特所有  
于不可恃者不任童子之懼敢紆愚慮而效末議可  
乎臣以為倭不足慮之在禦倭者尔臣料倭有三策

而其勢皆不能出此不足為吾患之在吾所恃以禦倭者有二而皆有所不可知不可知則未有必勝之策此臣所為可慮也夫臣所料倭之三年者何也曰長驅爭利深入而疾為鬪也不然從容歲月收朝鮮而用其全也又不然浮沈巨浸悠悠往來牽我于北而疾發于東南是未可知也夫使倭能驟而長驅誠難與爭鋒然而臣料倭之不能倭之習于此不若其習于南也彼有鄉道可此去鄉道無彼有所利舟楫此不利舟楫彼餘糧棲畝隨地可就倉而此則山童土曠無所得食處三不便之勢而為不旋踵之計是自入絕地倭必不

為且千里揚帆而致令彈丸之鄉此所謂背水法也法用背水可急不可緩背水而用緩是急能急也法用不能急是不能未也非惟不能未是亦不能還也此臣以一策之倭知其必不能出此也夫使倭能收朝鮮而用其全誠不可為眾而臣亦料倭之不能夫朝鮮所以介居華夷之中能自為國千百年而不覆者何也以其孤懸絕在于海濱也以我臨之則阻江以倭臨之則阻海之與江廣狹險易可知也邊控則形難必將就而收其聚就而臨其聚就又重棄其舊難處則情疑必從而悉驅之從而悉驅之則又不可勝驅且有所致死夫以狼顧之

倭駝与為致死之衆而欲左右之甚以帝疾于彼不  
可知而烏能以用其在此臣以再東之倭知其又不能  
出此也夫使倭能紹我于北而疾費于東南誠而肯  
謀非計而臣又料倭之不能倭乘風破浪而來志同  
狡賊氣亦剽輕此其勢不有逞不歸即逞而弗獲  
矣不知難不歸即知難矣不得風汛亦不能歸此其  
重索倒戈反顧巢穴多餘力矣念心而休耳豈能有  
所蹂躪若朝鮮歷境之師不能得要領而又能厚  
集海南吳軍特起則如有天下之規乎昔高爾島夷  
固可以等敵譬言喻見也此臣以三策之倭知其又不

能出此也且夫以六十島之餘勝加朝鮮此倭力之  
所至也而欲以朝鮮之餘勝加我此非倭力之所至也有  
朝鮮而与我為難此事之不可知者也不能有朝鮮而  
不欲与我為難此事之不可知者也夫彼有之不能出之策  
師久力是事已不知而我猶不能堅決与之術何也則  
備敗之念多矣而制勝之術疎也凡兵之道急則能持  
之故足以殺其勢緩則能接之故足以破其計彼急而  
我不張皇則其慮不堅彼以緩而我猶疑慮則其費  
不衝且今所事于為形聲于兩敵間者獨有調遣征  
西將吏及募募南北軍分隸二裨將聽經略軍德



耳然臣之所慮正恐征西之勝氣未必可藉云孰甚之  
兵未<sup>必</sup>可用凡勝兵之所可藉者藉其氣智效而將  
能謀力效而士敢死以能謀之將用敢死之士當其奮  
然勃然之衝故其鋒足冲突而銳氣倍次征西諸受  
事者臣未見其智与力也假自游泳遷延累月幸  
其自潰輒欲分功未嘗出一言未嘗效一矢虜文將  
窟則束手坐視賊窮城破乃攘臂先登退有擇  
便之規進有取多之心非獨士不主將不然非獨介  
胄謀臣不然若非賊豎彘豕必窮死大殛安見有決  
命之功尅期之勝况倭奴更詐勢復馮陵豈若照女

城之賊計不出一窺之外者哉夫情媮者綏士之謀擲  
掄者<sup>未</sup>奸之府竊恐旗鼓不靈間得行之若以征西節  
制行于遼左臣未見其可恃臣觀古之名將多用  
市人而決戰然市人所以可戰者以其一呼而至本無  
計畫未狎將政亦無猜疑而其將又未有貴倨之勢  
但法令嚴明則足以束其伍而用其命今之幕府屬  
威稜以見其將歸其然亦後厲威稜以見其部下  
召募者之命一出文移知命動經數月上下行勦積日  
累旬里甲報名既有刁揚之虞州郡申詳復有賂  
費之苦聞諸道路所在駭然臣恐飲者不必求者

不必歛其豪勇猛者必順首其間而卒若轉移則已  
悔心于始似此吾情度其將法循而撫之教訓而服習之  
尤須年累之久而况欲用之目前決一旦之命哉斯生  
斯死不可知而欲恃此虜以為長城臣又未見其可恃  
夫處兩不可恃之勢而又有史儒之敗徵心其前而入  
不見倭之情實輒以三策疑倭乃其蓄縮而不敢言  
戰議者遂倡守之一言夫自五季封疆既遠斥埃何  
時非守其以伺倭之托朝鮮北敢及我何做而守且  
海濱曠野在處可登而何地而守即欲言守王者  
之守乃在四夷耳棄朝鮮不顧隨名喪實而塞步

于營壘之間可謂守乎可謂計乎臣以為倭可勝也及  
今之地及今之時何謂地夫以我為戰地不若以海為戰  
地以海為戰地不若以朝鮮為戰地以我為戰地情急  
以海為戰地形危若以朝鮮為戰地內多其郊略保土  
之虞而外多其以波震撼之險而又有擊乎強扶弱之  
名故曰及今之地何謂時彼能來而不能來去此其時能  
緩而不能急此其時能攻朝鮮而不能有此其時失此  
三時者去則飽欲而思再逞急則執鷲悍而難禦有朝  
鮮則彼倭而我寒彼逸而我勞故曰及今之時識地  
知付自可以戰嚴兵固圍非必待陣一知可以當百之勇

誠得其人假之精兵三萬足矣。然其于疆場之內而衝決于瀚海之外，禦敵于千里之外而措威于百斗之後，又豈必藉之然畏前畏後，議刀議兵較量于尺寸矢石間哉。倭奴情形大槩如此，金城方略未可明言。臣聞失此機會，至于不得不議守，乃重為倭奴觀笑。謹議。

皇明館課卷二十七

同上

劉生中

愚竊異今之議倭備者，不深察於利害之分，而猥以目前自徇也。夫利害者，通天下之大勢，而總計之乃真利害也。是故天下無事，則明擇其有利無害者行之。

次則其利多害少者行之。若不事而多事，則與其且小利毋寧避大害。何者，勢固乃尔也。請先言倭情。夫倭之破朝鮮而入王京，入平壤也，或以為倭之得氣，而愚以為非也。夫倭之入王京平壤也，非倭之得已也。倭之成師而出，舳舻千里，累々然相望也。其始謀必曰：吾挾此以啟朝鮮，朝鮮必懼，而以身下我。從其君而劫其衆，以為款行，因之以間謀，我起于平壤而觸遼陽，旬日而莫不盡歸。我雖登萊而觸天津，數月而餉道絕。是我一舉不數月而滿意中原也。何有於朝鮮。又況朝鮮必吾有也。此倭志也不謂其指王京而王浚。

乃不得已而入王京指平壤而王又逸乃又不得已而入  
平壤夫王京平壤之入此大非倭之得已也故愚以為策  
倭情於今歲則知未而不得策倭情於來歲則能未  
而不欲何以明其然也倭誠以今歲未可以掩我之無備  
而不能幸虐於朝鮮若幸朝鮮而趣與我爭利於  
登萊是捐重成之功也倭必不為也若倭朝鮮道義  
州而以與我決勝於山海之外倭又不敢此以明其欲未  
而不得也甚既已下朝鮮而有之則勢又不得不和甚  
民而輯其眾夫和輯新附之眾決非晷月之可改此  
以知其能未而不欲也夫欲未而不能是倭之勢出於不

足也能未而不欲是倭之勢出於有餘也備倭者將  
乘其不足而討之乎將俟其有餘而討之乎此兩策  
者相去<sup>遠</sup>矣而今之議者乃曰未見寇而越國以勤人則  
雖害之道也彼國中之實以贖一隅則中虛之計也戰  
而勝莫絕不勝因以決裂隨其後則孤注之策也況夫  
齎送則內駭撤守則外伺是皆有不可勝謀者孰與  
夫厚成威國以備之於我未而敢不為害其功及於與  
朝鮮共為命而與強倭爭之患夫此數者愚非謂後  
者之不長慮也然而勢不可也夫今之策倭患期於  
免而己誠令今不出兵而負一水以自固而能令倭絕

不為中國忠則不出兵也試借前哲者善之今朝鮮  
以一孤城奉一君主內無厚勢外交強倭之兵以為不亡  
乎朝鮮亡倭介河而与我處能受我而弗攻乎朝鮮  
日夜望救而我委之能不死乎然而更折入於倭能不  
以死對乎倭負數萬之衆加以朝鮮之全因之以行其  
凶然我備御之卒乎幾何能禁勿闖入乎即亟入收保  
櫻孤堞以自扞也能必不破乎破即倭不長驅乎不長  
驅而我能不南徵粵東徵廣相與備一夕之衛乎當  
此之時第未知而曰是路窘乏之道也是中虛乏之計也是  
孤注之策与不不勝謀之憂也姑且勿為乎夫鈞之

不免也今則謀甚久而不居後則居甚實而不辭今  
猶可為也而不為後欲有為也而將不及為愚未睹其  
善擇也夫以守為守未有能守者也孫子曰守不足攻  
有餘蓋守則無所不備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寬故善  
攻者以守為攻而善守者以攻為守夫今而欲為守計  
其要在大舉兵以援朝鮮而已援朝鮮之利有八可以  
先事而奪倭氣可以市德於朝鮮而使為我死可以堅  
朝鮮諸道之守使不陷可以激朝鮮恆後之兵而為我  
獨應可以因糧於朝鮮而我鮮所費可以使我民飽  
慮亡遷死敵不還踵可以使倭計絀而自困可以

使倭失其技而莫為歸夫倭故素易我夸為謾語  
以撼朝鮮曰中國無能為若益以防海素練之卒而  
以宿戒之舟楫之序其乾餼而分為兩軍因之以暹  
羅之鄉導揚帆而進不旬日可抵倭扼倭而倭之  
在朝鮮者必心搖矣因其搖而搖之乃可折也而議  
者必又曰否之走大梁走廣都者各倍道兼行日可  
計程今海荒忽無陰遲疾無所在萬有一之滯沒  
是此數千人者季之壑也而愚又不謂然夫海雖多  
陰而汛則有期此愚知所由也且夫倍道而兼行者是  
兵以之險心以為搖將蹶軍者也然而古人猶勸行之

今舫船載五十舫載百餘人與一歲之糧里數雖多不  
費汗馬之勞可安坐旬日而致其與走大田而廣都者  
勞逸飢飽正相當也昔漢武攻南越唐蒙請以反復  
即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武故先事加人勇  
又未嘗空國而出計猶出此况於今日之事勢何憚而  
不為倭固形未我不可往必非知倭之言也此所當  
亟議者四也是教議者試以目前程之害恒什九利  
恒什一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而易  
以為今日之勢非出此斷不可者昔戰國時秦伐魏  
使田文求救於燕王曰行數千里而助人非利也文

曰去行千里而救人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  
軍雖欲行千里而助人可得乎且王不救魏之澤割  
以危而幸魏魏之兵而借秦以因趙衆而攻燕王  
且何利之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  
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今日之勢不幸魏此忍竊  
懼夫今之議倭事者舍千里而助人之利而利出門  
見軍也謹議

同上

同上

韓煥

自有倭警以來東顧而望者無遠策已乃明効未  
賄疆場之間信急無可恃其苦安在得非當局者有

耽於玩愒圖終情形而不亟為之所乎夫倭之猖獗  
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易我中國而未有如今日者也嘉靖  
中東邊吏弗戒闖入內地剽函浙直間其後我兵稍集聚  
而疆旃獨之乎懷哀之逢此葛虫也我雖被執彼亦尋斃  
時獨無狡焉雄圖者為之謀主固易與尔乃今則何如  
矣亡命遺孽而能算三十年一姓之國非故主也而能  
定五畿七道而使之不敢動將自保不遑而能平島  
嶼之衆歷風濤之險黎人國而走其王則其人之伎  
倆亦可概見且可為搔腕者聲言內犯至為諱謾語  
敵以下不能堪者輒誦言之焉名城繕攻具伺察往來

道路早伏而俟擊焉其易我中國何如也夫倭明示其  
悵於一身之先而擊之乎驗諸數月之後我明見其形  
以一年之久而擊之乎之尺寸之備哉如是而不令公庶  
得氣邪方今中朝石畫已足聽聞如所為儲芻餉練  
卒伍飭城垣險走集凡先為不可勝以待其來者豈  
有成算惟加意覈實次第而舉行之夫備禦不虛  
軍之善政也有事而備是難過備何害故備之為  
策俟來可也倭不來而可也塞徼宜講也即諸縣  
道宜講也即諸縣道亦宜講也冬客置蒙其有且信  
且疑旋行旋止遲回而莫能決者獨有接朝鮮耳談

者曰倭氛甚惡不可緩途乎壤新破未易匪維我兵  
寡弱而燭茲茲心行多由給未易我若遠冒三忌而行  
之恐未足市恩而適以速敵我且道敝而以兩利詭倭  
因而乘我將去何為此設者似能持重而實非也夫接  
兵事者首名義次則計利害不得已則計利害之大小  
擇其利浮於害者行之證朝鮮可以不接乎謂置  
朝鮮不接可以有利益無害乎謂合為唇輔與前刀為  
讎仇令外資敵而內與我為難其利害孰大乎今要  
若外服稅款而獻理者皆十九國獨朝鮮號號馴謹  
世為我不侵不叛之臣夫安受其貢有事而棄之非所



以示義也堂下天朝不能庶一字下屬國非所以為名也  
不寧惟是昔者吳伐楚申包胥言於秦曰吳為不道  
薦伐上國虐於楚若鄰於君疆場之憂也我國亦  
全盛何有於一小醜第令狡執如倭者日跳梁於肘  
腋間撤藩籬而搆之入得志計左失當乎故朝鮮  
斷不可不接之斷不可不力此不待中智而始知也  
間者祖承烈之燔全軍不返議者指為覆轍其實  
我有瀕海將疎設鎧而士奸穢未交倭而敗形  
成矣輕動損威納侮辱國如是以為接不如無之謂  
宜推轂有能之將赴行有集之兵桓桓赴之渡江而

東先期檄朝鮮王將號召古嶼之間收輯立十伍共  
為犄角倭嬰城而不出則堅陣以待之多方以誘之而  
又委幹濟之臣汎舟以輸軍需遊兵往來疏餉道  
而佐聲援彼倭也不能束手斃死於釜中則一鼓而膏  
之原楚耳長鯨既戮京觀可築天虜震而海波澄  
此不足以明中國之大乎而猶又有說焉孫子曰能使敵  
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夫害之之術如魏其後搗其虛  
攻其所愛之數倭之千里魏其略其內顧慮者恃  
在海島中無可奈何耳欽聞浙之定海閩之銅山塞  
等處與倭對近其防汛水兵習於操舟不難絕渡

日者倭嘗由是入寇矣彼可來我亦可往誠懸重賞  
首身死士果數月糧糧一二沈鷲猛悍兼諳兵機者統  
之以進或搗其虛或焚其柵箐得利即歸縱未可保  
入而先聲所震令居者魄喪行者心搖度彼必宵旰  
而歸棄其婦而擊之是為一策也兵法曰凡軍之所  
欲擊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今  
漢白者北平所為從吉十郎守挾山城君而奪之國  
甚勇若子近幸物故獨以淫威驅衆而使之進未必  
附不二心之臣也誠令三五騎士東錦以行令者餌之  
若者挑之使之猜忌而自相躡躡躡其與夫決雌雄

於兩陣者不猶愈歟故間為神紀微乎莫測此又一策  
也夫自我軍失利之後倭方易我以為不復有東來未與  
之相是者出其不意而重兵臨之彼必疑且懼倉皇震  
動其勢已奪而又陽為搗虛以中其志陰行間諜以  
壞其營如是而倭不敗不歸者未之有也倭敗而收  
則朝鮮可復寧直遼左偃然矣倭即登萊浙直  
諸郡亦可以長安事矣嗟乎兵家首多算得算多  
而遷延不決猶之乎多算也竊見軍興以來鉅說繁  
生危言橫起朝議而夕更之左前而右制年之敵急亦  
急敵緩亦緩則因循少斲即灼然之晝而視為迂

圖急則錯愕不勝即漏兒之談而收為秘計敦深  
矣今事機不與少失而尚可有也倏忽春汛風帆而  
至倭亦何所不利哉跳梁不塗岸東西突而齟齬我什  
者海門乍浦之慘其歎嗟全有幸而勝所喪流多不幸  
而敗恐不止遼陽一隅被其毒痲已耳嗚此帷幄所宜  
亟為之所也

同上

閩廣善後事宜議

陳于陛

臣惟閩廣寇亂猖狂殆非一日比因疆吏弗戒曾賊煽  
其虐焰燒劫我城聚虐戾劉我士女蜂引蟻屯勢甚棘  
矣賴陛下之靈當事諸臣合謀畢奮繕治舟師與

賊拒於海上二戰連澳而逆黨盡殲再擊潮陽而  
甯人斯得東南不徒年邑井邑安如露布遙傳之廟堂動  
色此千載一時也陛下既旌將士之功正渠口口口臣  
畫得宜臣復何言然當考宋臣孝觀有言盜賊者平  
之非難絕之為難夫閩廣盜之教也臣不敢遠引即  
如吳平搆豐國家靡竭兵財之筭僅西滅之平之  
滅人謂兩省可安枕而卧也而一卒旋起落幸天奪狂  
魄就我斧鑕而不當此時為善後之策規萬世之  
安則滅一曾賊耳是能平而不能絕之謂也臣素聞  
大計然感时效忠臣之愚分謹獻末議以備采擇竊

以為閩廣之事其初形隱然而可慮者三其當亟圖  
啟目前而不可緩者二其於今之望而為有備之備以謀  
久安者四夫東南之為寇者非專島東也閩之漳泉  
廣之潮惠其民獷悍易與為亂往時亡命陰結殘  
倭倣擾內地不過什之一尔今則通都大邑咸有土黨  
翼千金之家甘為役使蟠據官府之側橫行白晝之  
中劫盜並發也故曾賊之殲雜稍紓海邦推藉之困  
而根株蔓延尚不可究詰譬之緼火甘蓄而未發且  
燎原也此所可慮者一也賊眾得漏戈鉞者什之三其  
踞伏巢壘者止慮數千寇盜以鹵掠為生豈旦夕忘蚕

食我疆者特伺隙而動耳且其浮游島嶼與濱海諸郡  
相直乘風泛舟瞬息千里而我徵葦期會豈能立乎治  
即居常有備而久則踈懈賊以其全力加之未易治也  
此所可慮者二也賊有林道乾者嘗與曾賊並倡禍  
東南今雖暫假其力以成功而狂子野心自藏叵測且  
其羽翼蟠結負固有形非可以人望制之也非厚爵  
賞以羈縻其志散其餘黨以孤其力徐俟便而圖  
之則兩省未有息肩之期矣此可慮者三也民不幸迷  
謬弄兵潢池豈盡甘於捐家室辜墳墓者特以飢  
寒切於肌膚或為所迫脅其心固有所大不得已也其

為盜也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磨敗則豕奔非有恩信  
相結挫衄之後其勢固已摧難而不一矣歟陛下飭當  
事通間諜以散其黨使肘腋之間互生疑阻而又陳  
金于虜縣受於幕以招徠之則眾歸我如流水矣即  
有驍雄非眾何恃蓋易与耳然後鳩六師集巨艦直  
搗其穴夷其寨柵毒藥火器且戰且括以彼之敗形  
既露而我之銳氣方張草薶而禽獮之如發蒙振落  
也舍此不圖使彼得修帆檣繕器械出必死之計以与  
我角不難為力哉此二者所當亟圖於目前而不可緩者  
也守莫若戰而戰必資於守兵之大要也今海氛一登所

則四野烟燄相望民受其慘毒而家掠國飽利而歸  
則守与戰无一可恃矣宜略倣墩臺之制令民各聚  
為屯以列為堡治兵利器接枹相救應而又於濱海  
後國初防守之舊寇至則捍禦之令不得登亦無所  
收虜是賊腹背受敵而我有益全衛也此制寇之上計  
也兵調則糜費甚鉅募別行伍不飭而專制于一人  
則首尾掣手而難於應若於海濱諸郡邑悉令于平時  
簡勇銳精戒令厚賞給以作其投石超距之氣則我  
隨地皆兵而賊所至無非敵也以此禦賊莫不勝矣漢  
兩將軍討石渠不和發于侯事唐賀蘭進明擁兵

不進而睢陽危兵家大忌也閩廣壤地相接犬牙相制  
往付諸臣亦不亭敵不加其境輒晏然解嚴坐視同舟  
之難無後纓芻之義善者禍言亂事由于此近以廟堂  
嚴示戒諭乃成夾剿之捷而一則以先挫銳為功一則  
獲首惡為勝彼此之際未盡消也請兩省統為一大  
將以二副將佐之統者居中以握其樞副者分地以專  
其守則行師動衆不相牽制而大難立夷矣語曰衣  
食不足盜之原也教化不行盜之原也曲盡世之盜者  
足也治世之盜者安也今渤海之民其甘心向賊無倫  
矣即素稱良善者困於賦歛之急心窮愁亡聊噉

思動其踉蹌四顧而起直欵時耳故制有形之竅易  
制無形之竅難宜選用良吏責之拊循省刑減賦勸  
課農桑喜與民休息若此今東南最要務也此四者所  
謂于盜盜而為有盜之備以謀久安者也

皇明館課卷  
二十七

同上

沈一貫

伏見閩廣捷書督帥協謀元究授首海波旋靖皇  
維載寧聖心嘉悅漢布恩綸大者進爵任子小者優  
賞金帛將班師內嚮告成事矣然臣聞之善作不如善  
成善始不如善終竊效杞國之憂用禰苞桑之祚臣  
惟閩廣之憂所由起者無藉之民嘯聚山谷連衡海

寇互為聲援彼海寇倖息而來則亦指為內應故  
雖之輒特角我師舍之乃益張逆焰今長蘆就殪即  
宜賦此朝倉以絕禍本而或者以為玉石不可俱焚則  
先之以震盪之威而後假之以春溫之煦斯惠不之執  
而民不玩可以永悟反側之心一也閩廣之地距海千里  
首尾衝決不可相扼今以階下威靈廟堂石畫勅兩廣  
福贛撫督將校協力勦誅既已效矣然大軍不可以  
久聚職守不可以不明若而講先時之舊典酌當今之  
善制舉兩廣仍轄之梧州開府析潮惠仍轄之贛州  
開府而福建自為一開府職掌嚴明體統有定無事

則坐控境內有事則鈞連而出永著為令於事為便  
臣聞兩廣事宜大畧相軋廣西犄犄勢不得以時  
寧頃以朝倉且舍之而有事於海上而終不可以海上  
遂忘諸徭之憂潮惠二郡去贛近甚舊以相屬不為  
無意閩中故老開府數十年來乃以事起畫當早為  
講建者二也雖然斯二者猶末也苟亦卒之是務乎  
蓋閩廣本百粵之地外通諸番內接中國犀玉金  
貝煜燿耳目而居民互市往來以射有利遂令虎視  
相構為盜若夫仕其土者又卒有利長物虛往實歸  
往往賄官銓曹而十以万金一郡千金一邑取官若此

安得不苛求以自潤乎陵夷召亂甚矣坐此今欲禁  
海市以絕奸商之覬覦則利孔所在民以死力赴之而  
卒不可禁欲嚴保伍以識居民之出入則小民相害為  
奸利吏不得問之則七首割其胸矣以臣計之其蠲  
租庸以惠小民之通市舶以睦諸夷乎練兵食以  
威群醜乎而又責成于賢有司不可後也臣聞廣  
東之食僅足卒歲一有不登輒仰食廣西今大軍  
之後飢莩必多流離之子豈任農以謂宜移粟轉餉  
以活元之後之數年無所徵取而後邑里可實也市舶  
之利國家行之二百年而敝於今日者有二焉法令奪

於東右而官方邪也如其戢吏貪使監權者多所利  
其入抑豪右而官方邪也如其戢吏貪使監權者多  
所利其入抑豪右使登臺者多所肆其奸則海南諸  
夷可係而羈矣諸夷之強弗明者獨倭耳毒螫浙  
直幾二十年卒以一大創去滅能輯綏吾民縱彼嚮  
道簡練吾卒使生鬪心彼敢加一矢乎是故善為  
之謀以制其鋒海上之兵未可議罷也斯三者共事總  
之督按而分之守令則表厲黜頹又為之本矣夫志  
士勵節則貪泉易名廉吏著聲則浦珠再至斯非  
額表之芳躅而曩今之共賞乎今陛下既檢飭百



司諸禍不行矣。將當勵貪墨之誅，重勞勩之賞。令  
有事。若土者，不厭法多，不寶珠玉。祖意鮮之，遐刻  
鏡理絲之良。猷治效宣灼，刻以爾玉。書慰藉增秩，勿  
從此至務也。然為政有紀，執紀有官。今摠臣者，非其官  
乎。監司視之以滓，六職其命。群私視之以息，耗世以  
甚。究值之以昌，寢其憂。國家賴之以休，麗其治。得一良  
摠臣而閩廣不足定矣。諺曰：不妨其類，漸至多。寸今  
閩廣雖平，類亦甚矣。微臣效芻蕘之末議，誠無當  
於廟堂之宏論。而區區自獻之誠，則耿々甚焉。惟冀  
陛下財擇。  
同上

倭奴崛起海上

日者倭奴崛起海上，橫行朝鮮。兵連未解，雖我師一再  
勝而不得其要領。濱海之地，起自粵閩，以至浙直淮揚  
各某亦不震動。  
皇明館課卷十三 陳懿典  
續治安策

宴海頌 有引

蓋聞方叔北伐，荆蠻亦未威。武侯東征，南人不復反。  
展矣丈人之能以衆正也。自閩寇陸，梁木而海邦鼎沸。  
島石音未革，每致抗拒。守戈船鯨，檄桓驅止。可犁沈  
其戰艦，未有策勛。欽至西路，布以於匡。一匡受祉，  
歸來啣壁。輕夫五利，若今日者也。恭惟乾坤間氣

經緯全才負為龍為光之望殿天子邦君非熊  
非虺之占為王者佐品則立朝一鷄身同鷁海六  
鰲唯帝念東南保障須大才暫借令公臨浙右  
以公裕樽俎折衝之宏略卒看晉國下淮西詎茲  
春姓尔么磨層不遇島中餘孽子何足稱封豕長蛇敢  
逆雁行於執事亦後歎鼠肝虫臂仍煥豹舄  
於中樞劍洗一十四州白羽月張王愾以赫斯惟  
塞萬八千仞赤城霞計朝食而滅此潮撼錢塘  
破陣車敷于羽日臨台岳受降城築京觀在三方  
以授律甲楯光耀水犀寒留一矢以報功樓航

氣凌波鯉動樹蕙龍制手浪之旗實若千糾之桓  
之大勇懸烏鵲搖邊之印孰當堂之正之雄師况  
彼有吾天罪惡即望風解甲以猶渾藉令非捍海  
謨猷豈指日整戈之可保俟殲厥渠對敵彼恟從公  
已得其要領戡亂曰文止戈曰武人共歆此膚功遂令  
咫尺台堦之下有稽顙接踵而來還使珙球屬  
國之間無嘯澤之規闕可也厚集厥牧以馳驅控滄  
瀉之東萬里莫不臨穿於譚笑真北斗以南一人  
溯張銅梁之定亂卒妙算不如追譚義敏之卒  
倭奴奇謀再見行且戢五兵而不用自此扶二曜以

嘗明績云懋矣功孰偉焉函輝初受國恩暫休  
子舍一識荆州已喜侯封萬戶三歌湛露切欣我  
有二天書生借箸愧未諳黃石之神龍上相行軍幸  
快睹彤弓之盛幸聊比雲人欲德故同片石欽勳  
看書麟乃正月侯補衣之年顛備牛溲五下士彈  
劄之日詞名宴海慶切溯以敢正大壇用彰神  
武云尔

百谷所王歸墟咸集若木流雲扶桑吐霞是曰辰  
平不號鯨室長鯨吹浪於焉出沒河伯望洋爽然  
自失孰揚海波大明統一肅皇之季島間或供御向

道寸毛汪陸甲初決犄角與敵勝謀中謚難彼小醜  
固我疆場單及顯皇攸哉化日蒼山之役否臧書快  
自此潛藏寇氣不意晴澤聯艤窺閩奔軼今上神武  
蕩舟漸及鷹揚却布責負彈憤茲春爾疾如首  
疾命帥出師夫人負吉是鍾偉才淵信岳岳諸葛  
復生令公又出吞雲夢九司縱擒七年擊鸚儀武威  
文質以調美鼎為濟川楫黃石策奇陰竹行畫密  
摯十一州稱帝良弼駐節我台軍志以律較正旅時糧  
鶴我就車鸚奮田豹驥雲屯雲霧秘公之夙夜懷牙  
安戢氣慨狂瀾光搖晶滴檻猿既奔田倉利執

一劍橫空在燦若性露布之馳雷鼓斯疾公麻骨  
悔禍抱頭顛空面縛壁叩視與騰絀殲厥渠魁恠從  
罔詰水犀百萬甲光耀臨兩浙用康八閩亦信半壁東  
南皆公再安社福冬疆樽罍有秩海既以宴邦而正骨  
逸如紫晉公將相出入夜瞻三台以是燭之仰止長城敬  
搗短什數定之功雲臺是述

陳函輝寒耘集卷一

父金山之役

神廟在省朝廷端拱宰相取充位寢以煦姬成度格  
文肅公起時天下快觀林內如說起傅山石而文肅公不慨  
然獨以天下為己任屢上章請勒學親政建儲屢得

俞旨及修奏師中方略故城播州舉西夏諸金山之  
役必振稿思臣魚水宮府穆諧

寒耘集卷二奉堂大所烟客王公五十壽序

殲倭

公先中丞起家蜀郡守馭苗偷播全殲倭備兵雲  
中七年不定之虜封勒下車而夕款塞

寒耘集卷三玉環應先生勸教諸

禦倭

梁公把十州焦山改妝不別匿身黃公府中與玉娟翠接私  
訂婚姻後又娶霍小姐生子霍繼祖不是同榜十州因要尋  
親陷于江<sup>西</sup>尼菴九載<sup>偶</sup>幸逢<sup>遇</sup>初道尊相救出未又得中解

聯捷前四月到此重逢令祖夫妻會合俱往杭州赴任昨日  
報至正按臨錢塘仁和兩縣督理戰船倭認了一遍邵才  
听了如夢方覺喜得手舞足蹈比中探報時更勝十倍  
就辭樂公連夜往杭州 玉樓春第十二回

倭寇從福建沿海而來

再說邵十州自合承邑之後帶了三位夫人按臨杭州忽報倭  
寇從福建沿海而來十州聞報即委官員收拾器械船  
隻預備迎敵 同上

倭寇之船

十州父子被這鄉紳同僚喜慶筵席整吃了十餘日遂打

發邵學繼祖赴任江西留父親和家小于衙自同李虛齋  
邵才三个領總兵官王世祿統二千精銳出巡寧波府剛下  
馬時巡海的船一連四五報進來說大洋中一派大篷如蟻  
簇而未定是倭寇之船十州便請教李虛齋占虛齋道  
「莫道一月前已知之矣」雙喬棒執意于此地建不世之功  
獲財五百餘萬王我行間要傷大將一員折兵三百口十人  
當須出城扎營迎敵十州听了半晌不語李虛齋道「吾  
兄何事沈疑十州道「適苗嶺折將損兵之說小姪思吾  
輩建功此三百口十人同事而獨遭其慘吾心何忍虛齋  
道「天道好生人誰樂死但教不可逃」雖欲救之而無益于

事十州便跪下哀求道姪不惜此膝為若輩屈于仙翁求  
仙翁曲為畫策能脫此難姪願捐萬金廣修福德虛禱  
扶起道兄乃朝廷重臣教多道如何消受但此幸係天  
教注定似難挽回今吾兄可速出城準備明日酉時迎敵  
分負道臨期救這些人便了十州大喜點齊兵馬出城駐  
營此時寧波馬步軍士有二千名鎮守南海鎮兵革昂  
有三千名水師定海等處防禦守備共有三千名健卒  
現候按尺所調眾軍隨按君去海八十里安營當夜軍師  
李虛齋排下五寨柵柵營都十州和李虛齋駐中營  
總督前三營都才駐後營管理糧草督後二營分付明

日一鼓治飯二鼓披甲執兵三鼓吹點到明日辰時探  
事的來報說探得賊船大小戰船二十餘隻將進柵柵  
港東軍師傳令所有海邊人馬盡行迴避讓寇進港不  
必迎敵這些守港軍士已不得要躬這難一聞此言盡數  
回營此時軍中三鼓已畢李虛齋將一摺小紙遞與十州  
道此者所云將卒名姓也又附耳說如此云便可知解厄  
十州欣然接來傳令放炮開營親點將士十州白盔白袍  
銀鎧邵才縹盔縹袍烏銀鎧坐在上面十州照虛齋  
那摺紙上逐名點去頭一名主將江浩其餘軍士一營中  
或二十或三十或數人共點三百四十人眾將見主帥如此

點法不解其意只見主帥點完了名分付江浩道你可領這一隊人馬到港口迎敵不得有悞這江浩曉得倭寇利害廣東福建整萬人馬被他殺得寸草不留今日却叫他去當頭陣只點三百餘人駭得魂不附身不敢回說不去只得領命出來這三百餘人都面面相覷你推我推不肯移步忽然主帥喚入去將旗鼓在案上一拍道你這玩令的好才既承將令尚敢徘徊顧盼當按軍法叫左右把江浩綁出轅門梟首邵才從旁告曰今乃出軍吉日若先斬一將恐軍心不安求大人寬恕十州道姑念小將軍之言江浩細打四十送監俟殺平

治罪餘兵三百四十人仰清軍同知各杖三十監候今日晝後遂遣參將孟通領兵二千為左哨遊擊陸彪領兵二千為右哨領兵官孔珪都督同知饒尚緒各領兵一千為左右救護邵才領兵二千一歷後自領兵二千為前隊調遣已畢遂從乾方開門進師離營五里布成八門金鎖陣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面埋伏傳令將士不許擅離步伍若帥字黃旗豎起方許驅兵追殺如不見旗起只許搖旗吶喊以壯軍威有擅動者斬傳令已畢只見前面塵土大起數隊倭賊蜂擁而來看吶喊逼近眾賊見官兵不來交戰又不退避便一齊

殺入陣中忽於狂風大作飛砂走石這些賊奴不辨你我但聞戰鼓之聲如千軍萬馬殺來眾賊在黑暗裡把刀亂砍自酉時殺至子時數千倭奴自相殺傷只剩得八九百人忽然風止雲開旋出一輪明月我兵不費血刃倭奴屍橫遍野奔營兵將見黃旗高標遂奮勇相向這倭奴被風吹迷了半日眼都張不開那有氣力廝殺忙轉身望海邊奔走我兵在後追去又活捉了大半其餘逃往船上忙把兩隻船開去眾將追至海邊獲船二十一隻十州逐隻查驗船底俱有珊瑚瑪瑙珍珠琥珀金寶之類又得元寶三千餘錠零銀五十二桶

全軍扛回營寨次日回府查點將卒一不折一人大賞三軍詔聲震地就把遊擊江法復還原職其餘三百四十人盡<sup>行</sup>釋放仍賞一月銀米遂遣人入京報捷同上

日本圖纂 日本考略 日本考

日本圖纂二卷 鄭若 日本考略二卷 薛俊 日本考

四卷 李言 魚法國史經籍志卷 三史類

屠墳秋鳥

沈懋嘉秋鳥訂注 乍浦陳山屠原倭墓林木蔽蔚蒼有鳥從南海來自其上秋來春去初至刺其腹猶有香椒當是日在國所產大者名戴毛鷹亦曰鸚鵡



中者花新小者鑽羅尚湖佳品

揚謙暉書言集  
詩註卷八

古殿猶存日本書

鴛鴦湖擢歌

秋晚東林落木疎白蓮僧寺水中居昏鐘不隔漁

莊火古殿猶存日本書

寺壁有日本國  
人題名二處

同上

梅花外洋

方輿紀要

梅花江在福州府東北五十里近梅花所

城名號三十八年倭賊犯會城旋自洪塘江出洋參

將尹鳳進敗之於梅花外洋即此

暉書言集  
詩註卷十一

雷峯塔

湖塘雜記

雷峯塔五代时所建嘉祐時東倭入敵

疑塔中有伏縱火焚塔故其塔層級皆去去立臺然

反成累致

暉書言集  
卷八

乍浦

乍浦志乍浦故海鹽東偏自錢氏王吳越置鎮過使

宋季設水軍統制名稍著然考諸紀載未得其詳

也元通海道番舶駢集以興湯信國經略防倭築城

遣戍宣德間析邑遂屬乍浦我朝更名海氣分欽息

原照甲子臺灣既入版圖大弛洋禁嗣是五方輻輳

千騎雲屯積存七十餘年極熾而豐儉於東南一

雄鎬焉

曠書亭自本行注  
卷十六

狡倭

乍浦

昔者嘉靖中狡倭肆狂縱

海鹽縣圖

經往海徽人初為僧後亡命入海中投玉直為賊

聖麻海書記陳東薩摩洲王弟書記也嘉靖三十

年海與島各糾諸島倭入海屯柘林東屯川沙以

年正月葉亦寧群倭來屯老鶴嘴四出攻掠

同上

日本東

水帶子歌為香茗名集

山字烈

賦

水帶子環外

虛其中九州以內制器不及此得非來自日本東

唐書日本國傳

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在

海中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杜有筠巴陵洞庭日本

東盡岸水與銀河通

曠書亭自本行集詩注  
卷十九

避倭亂

倪博士

我端

讀書城西兩中寓之二首

先生劉道子

倪君墓誌君授經宣武門內弟子著錄者日衆乃避

迹西山諱我端字郢客初名野王字古期先世嘉靖中

自紹興避倭亂徙嘉興

曠書亭自本行集詩注  
卷十四

宣可吳通府以墨墨見之宣可

名成器器休寧人時予初  
出繫亦吳郡倭功多在處

有碑

紫顛舊映郡飛長聞道顛今亦着霜去定將軍呵  
醉尉生猶碑字滿襄陽殘軀乍別阿鼻鬼寢匣運  
飛片腦香近日東陵瓜好否我從炎熱轉清涼

徐文長集

卷七

### 白北蛟

招寶山東行若干里洋也白北蛟宮之相傳是  
千年物遂名其所蛟門而向所詒海酋王直之  
倭高在岑港者自春抵夏屢進勦屢阻於  
兩人言蛟之崇也幕中醜罵蛟俄而雨如注

寶山門外白蛟宮獨處千年不嫁雄頓之渦派重

燕子殷、霹靂懶蜈蚣風摧近屬誰家掌日夕頻  
由尔路通一語稍噴酬惡雨星多周處在軍中

同上

贈李都使序

代

叙得峭勁

嘉靖丁卯冬朝廷既生得海酋直甚明年正月遂下  
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  
職分布徑經礁門在馬墓港北為賊必走之路且  
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千  
交公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鏡直抵其巢以中賊多  
死者賊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為火舟者三計焚港  
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



其巢土漢東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其  
官某以其物陳於殯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  
義偏將軍提督某狀移之其位書至之日吾身介車  
侍鏡子也悼為不倉方今休否官吏以圖後功竊  
念殲賊有日而終多益於死者故遣吏賈品物如  
前召諸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  
有知其少自寫鬼母多慰徐文長集  
卷二十九

薦友相資

某生語帶烟霞唐郡督云諸人之文山無烟霞者無  
草木李白之文句動人故披於云  
語帶烟霞  
從古少筆傾川峽士林中一豪也足下欲董其

德而善良慎母棄此蘊合哉見前○一換云慎母失却

君房哉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子不  
優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其急張醉飲拱樓

此紫微大宰後錢希白楊大年二公作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  
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錢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  
失却張君房  
鍾惺尺牘如面譚卷八

嘉靖甲寅倭夷煽亂

縣城 唐長壽元年築方城通天中甃甃周七百步  
高一丈五尺歲久湮廢為平地正德壬申流賊至江上知  
縣董相率眾廣之修築土城周一千二百四十二丈高二  
丈下濶三丈上半之每年霖潦間至則摧頽無備嘉  
靖甲寅年倭夷煽亂兵燹及隣邑知縣趙圭甃磚

石以衛民翰林學士張袞記云嘉靖甲寅倭夷煽  
 亂毒害東南連數十州縣桴鼓不息生聚惶惶莫知為  
 命趙侯患之乃謀及庶人謀及郡守謀及撫巡觀察諸  
 大吏僉以憂民急病維茲城急遠近亟報可謂侯為  
 能事

金壇縣志卷一

終

